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宋文卷三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謝靈運

靈運小名客兒陳郡陽夏人晉車騎將軍玄孫襲封康樂公爲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劉毅鎮姑孰已爲撫軍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已爲衛軍從事中郎毅誅武帝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免驃騎道憐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仍除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免宋受禪降公爵爲侯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少帝卽位出爲永嘉太守文帝卽位徵爲祕書監遷侍中尋引病東歸已游宴免起爲臨川內史爲有司所糾興兵叛逸禽付廣州元嘉十年於廣州棄市有晉書三十六卷集二十卷

怨曉月賦

臥洞房兮當何悅、滅華燭兮弄曉月、昨三五兮既滿、今二八兮將缺、浮雲褰兮收泛濫、明舒照兮殊皎潔、晷除兮鏡鑒、房櫳兮澄徹、

藝文類聚一初學記一御覽四

羅浮山賦

并序

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曰、

若乃茅公之說、神化是悉、數非億度、道單悵惛、洞四有九、此惟其七、潛夜引輝、幽境朗日、故曰朱明之陽宮、耀真之陰室、洞穴之寶術、海靈之雲術、伊離情之易結、諒沈念之羅浮、發潛夢於永夜、若愬波而乘桴、越扶嶼之細漲、上增龍之合流、鼓蘭世曰水宿、杖桂策曰山遊、

藝文類聚七又略見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嶺表賦

見五嶺之東、寫觀六水之南、馳揮靈海之委輸、孰石穴之永歸、  
書鈔一百五十八

若乃長山款跨、外內垂隔、下無伏流、上無夷跡、磨兔望岡而旋歸、  
鴻雁觀峯而反翮、既陟麓而踐坂、遂升降於山畔、顧後路之傾嶮、  
眺前磴之絕岸、看朝雲之抱岫、聽夕流之注澗、羅石碁布、怪譎橫  
越、非山非阜、如樓如闕、斑采類繡、明白若月、蘿蔓絕攀、苔衣流滑、  
藝文類聚八

長翁賦

潭結絲而澄清、瀨揚白而戴華、飛急聲之瑟瑟、散輕文之漣羅、始  
鏡底已如玉、終積岸而成沙、  
藝文類聚九

孝感賦

舉高橋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于  
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

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斲冰已餽鮮、萸葉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願微心之庸褊、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

靡徹

藝文類聚二十

歸塗賦

并序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休在斥徒、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陣、事由於外、興不自己、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

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已推換、眷桑梓已緬邐、襁簪帶於窮城、反巾褐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泝、佇楫在川、觀烏候風、望景洲圓、背海向嶽、乘潮徧山、悽悽送歸、愍愍告旋、時夏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衰、雲上騰而雁翔、霜下淪而草腴、捨陰漠之舊浦、去陽景之芳林、承風而飄落、小鑒月而含輝、發青田之枉渚、逗白

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易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縉雲之遺迹、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

魏文類聚

感時賦

并序

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頽年致悲、時懼其速、豈能忘懷、乃作斯賦、相物類以追己、閑交臂之匪賒、揆大耋之或邁、指崦嵫於西河、鑒三命於予躬、恒行年之蹉跎、于鷦鷯之先號、挹芬芳而夙遇、微靈芝之頻秀、迫朝露其如何、雖發歎之早晏、諒大暮之同科、

魏文類聚

傷已賦

嗟夫、卜賞珍於連城、孫別駿於千里、彼珍駿以貽愛、此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惠、遭謬眷於君子、眺徂歲之驟經、覩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羨物、終歲徂而感己、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裯而載坐、闢檐幌以迴臨、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閨之清陰、想輕

琴之往跡、冷和聲之餘音、播芬煙而不煙、張明鏡而不照、歌白華而絕曲、奏補生之促調、藝文類聚二十四

逸民賦

上于天、唯舍唯用、其見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不昧不類、蕭條秋首、歲凝春中、弄琴明月、酌酒和風、御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舉、指寰中已爲期、望繁外而延佇、藝文類聚三十六

入道至人賦

爰有名外之至人、乃人道而館真、荒聰明已削智、遁支體已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帳成煙、水縱橫已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浦、積氣氤而爲峯、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埃塵已貞觀、何落落此留襟、藝文類聚三十六

解嘲賦

荷賞延之渥恩在弱齡而覃惠蒙聖達之眷顧得乘閑日沉世雖  
鑢羈之有名恒遊獎而匪滯解龜紐於城邑反褐衣於丘壑判人  
事於一朝與世物乎長絕自牽綴於朱絲奄二九於斯年服纓佩  
於兩官執鞭笏於宰蕃

藝文類聚  
三十六

撰征賦

并序

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升平難於  
恒運剝喪易已橫流皇晉

缺二

河汾來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

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謂積禍纏毀固已久矣  
況迺陵塋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  
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已區宇  
未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瑞景徵於是  
仰祇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之討已義熙十有二年  
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京畿

藝文類聚  
作京甸

次師于派



上靈櫓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旂蔽日、別命羣帥、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祕於六韜、所召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馭始發、走級隼於滑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去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盬頓於征人、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遡溥泗、派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勳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已改、永爲洪業、纏懷清麻、於是采訪故老、尋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列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讚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曰徽疆、歷尙代而平顯、降中葉曰繁昌、業服道而德微、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曰永冀、省輜質曰遠傷、睽謀始

于著蔡違用舍於行藏底常善之罔棄悲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  
偕煦賞燭久而愈私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歲隄引蔓頴於松  
上擢纖枝於蘭遠施隆貨而有涯報涓塵而無期歎太階之休明  
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定閭內外既正華夷有殊惟昔小  
雅逮於班書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是已宣王用棘於獫狁高帝方  
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塞及平關郊伺鄙缺四字慕攜王之  
矯虔階喪亂之末盪竊彊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嶠邇已制  
險據繞雷而作局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太平之曠期  
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潤土已顯比火  
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淑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曰貞觀協五  
材傳作五才從茲文類聚改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介石納隍之誠一援於  
生民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  
旂弧矢罄楚孝之心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迅三翼曰魚鱉襄兩

服已雁逝、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蜀、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於洛水、就終古、已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祖、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恆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於幽風、興采薇於周詩、慶金甌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時、伫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已勞問、奉王命於河渭、夕飲餞已傲裝、旦出宿而言辭、旣晏而繁慮、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之晦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滯而凝清、風矜籟已揚哀、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已就道、苦憂來其城、願爾乃經維門、啟浮梁、眺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素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流、庶萌分析、主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元、元誼德已膺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已消逆、簡文思已秉道、故恩用而刑廢、孝武捨己已杖賢、亦寬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繼

王之毀碎。漏妖凶於滄洲。鏖豎難而盈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蹶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兼濟已忘己。主懷內而緩戾。澄海外已清淳。至如昏蔽蔽景。鼎沸傾基。黍離有歎。鴻雁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滋積蠶之穢氛。啟披陰之光暉。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侏。務役簡而農觀。每勞賞而忠甄。變時雍於祖宗。缺六字

埽通醜於漢洛。滌僭

逆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鼻飲於源澗。惠要襍而思遜。拔冠弁而來皮。視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觀曲而識節。似綴組已成章。業彌繼而彌微。事愈有而莫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悲江介已抗維。初鵲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湄。匪三世而國盛。歷五僞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膏亡而齒寒。載十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眾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端。請廣武已誨情。樹襄陽已作藩。拾建業

其如遭、汨萬里而誰難、疾魯荒之訖、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之  
憚、貶對曩籍而興歎、敦怙寵而判違、敵既勦而國圯、彼問鼎而何  
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美、或卷舒已愚智、  
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身已全里、周顯節而犯逆、抱  
正情而喪已、薄四望而尤眚、歎王路之中鯁、蝨於越之妖熾、敢凌  
蹈於五嶺、崩雙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  
於宮省、於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城墉  
闕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眾寡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策、緩  
轡待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殲滌、穆京甸已清晏、  
撤多壘而監役、造白石之祠壇、懟二豎之無君、踐掖庭已幽辱、凌  
禋社而火焚、愍文康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勳、道有屈於災飢、功無  
謝於如仁、訊落星之饗旅、索舊樓於吳餘、迹階阨而不見、橫榛卉  
已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歌於

山樞弔僞係於徐首率君臣已奉疆時運師已伐罪偏投書於武  
王迄西北之落紐乏東南已振綱誠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  
據左史之攸微胡影迹之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朕  
紫微之宏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沔臨浙河而東浮鼓運  
弩於川上侯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輿乃屆歐陽入夫江都之域次  
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泝江流之湯湯滄赤圻已經復越二  
門而起漲眷北路已興思看東山而怡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差  
由盤曲水激瀨而駭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怨歸流之  
難濯羨輕舫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願微躬而緬  
逸於是抑懷蕩慮揚摧易難利涉已吉天險已艱于敵伊阻在國  
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發歎而思正曹后  
愧心於千魂登高堞目詳覽知吳淝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  
后之賊聖藉鹽鐵之殷阜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

而遂爭忿爰益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  
陵正褻漢藩之治民竝訪賢曰昭明侯文辭其誰在曰鄒陽與枚  
生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局才於免囹雖正言而免刑  
闕里旣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舒之辟容遵縫掖於前蹤對  
園囿而不闕下帷幙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駭遭弘偃之雙隱恨有  
道之無時步險塗曰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反師旅於此塵自皇運  
之都東始昌業曰濟難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  
墜緒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曰垂世嗟在嗣而覆旃德非陟而繼  
宰聲踰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  
紹素履之落繖民志應而願稅國屯難而思撫臂乘舟之待楫象  
提釣之假縷總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曰摽四維復  
先陵而清舊宇卻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子惜圖南之啟運恨  
鵬翼之未舉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曰懸胎貫射陽而望邳溝濟

通淮而薄甬城、城坡陀兮淮驚波、平原遠兮路交過、而荒野兮悲  
橋梓、迴急流兮苦磧沙、望千里而無山、細百谷而有居、破宿莽已  
迷徑、甌生煙而知墟、缺六字

土實長歎於荒餘、缺四字

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留雲之崔嵬、

聆悲調之掩扇、彌晝夜已滯淫、怨離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  
明光於躋月、眷轉篷之辭根、悼朔雁之赴越、披微物而疚情、此思  
心其可說、歲文類歌作而可歌問徭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興沒、感曰歸於采  
薇、子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冀鵲鳴之在垤、缺四字踰宿

鴛、吾楫於邳鄉、奚車正已事夏、地左相已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厠  
踐土之一匡、嗟仲幾之寵侮、遂捨存已徵亡、喜辭宰之善對、美士  
彌之能綱、升曲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覩、原入跨之達恥、俟遭時  
已遠圖、捨西楚已擇木、迨南漢已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井陘而  
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告狶、曷始智而終



愚迄沂上而停柩、登高圯而不進、石幽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  
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雲仞、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槩於貞吝、始  
熙績於武關、率敷功於皇盾、處夷險已解拙、弘憂虞已時順、矜若  
華之翳日、哀飛驂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調而思振、展臣山  
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廢之將糜、熾餘燄於海嶽、馳鮪雅於  
淮曲、暴鯨孤於泗滌、託末命休二雲、冀靈武之北關、惟授首之在  
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已振響、漸溫澤而沾腴、旣雲撒於胸城、  
遂席卷於齊都、襲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孚、傷炎季之崩弛、長  
逆布已滔天、假父子已詐愛、借兄弟已僞恩、相魏武已謫狂、究謨  
奮於東藩、桴未謀於東郭、身已讎於樓門、審貢牧於前說、證所作  
於舊徐、吟泗川之浮磬、瓶夷水之蟻珠、草漸苞於熾壤、樹孤榦於  
蟠隅、慨禹迹於尙世、惠遺文於夏書、紛征邁之淹西、彌懷古於舊  
章、商伯文於故服、咸徵名於彭殤、眺巖壁之何峯、投呂縣之迅梁、

想蹈水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啟仲尼之嘉問告性命曰依方豈  
苟然於迂論聆寓言於達莊於是濫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  
城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渠忽物華之推駭慨舟壑之遷遷謂徂歲  
之悠闊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徽德爰識冲而量淵降峻明曰  
鏡鑑迴風猷曰昭宣道既底於國難患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  
教民謠詠於程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發言彊虎氏之搏翼  
瀛雲網於所禁驅黔萌曰蘊崇取園陵而湮沈錫殘落於河西序  
淪胥於漢陰攻方城而折屣援譙顯其誰任世闕才而貽亂時得  
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壞在幽人而枉志體飛書之遠情悟犒師  
之通識追明達之高覽契古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  
雲旆驅斥澤而風靡蹙坑谷而鳥窺中華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緩  
帶既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瀨晏皇圖於國內震天威於河外  
埽東齊而已寧指西嶠而將泰值秉均而代謝寔大業之興廢心

無系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之不伐奉宏勳而是稅捐七  
州已爰來歸五湖已投袂屈盛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  
於宋猷探陽秋於魯經晉申好於東吳鄒憑威於南荆故反師於  
曹門將已塞於夷陵納五叛已長寇伐三邑已侵彭美西鉏之忠  
敵快韓厥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述霸楚之遺端挺宏志於總角  
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例且力拔山而傾瀾始颶起於勾越中  
電激於衡關興偏虛於攸吝忘卽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  
鄉而有歎且夫殺義害嬰而懷豐疑縲賢不策失位誰持追理屈  
而愈阻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驄以發憤傷虞妹於末詞陟亞父之  
故壘諒謀始之非託遭衰羸之崩綱值威災之結絡迄皓首於阜  
陵猶謬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己之庸弱置豐沛而不舉  
故自同於狙僂發汴口而游歷迄西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  
元王之冲粹丁戰國之權爭方括心於道肆學浮丘已就德友三

儒已成類，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撥楚族之休嬰。傳芳素  
於來祀，彊見譽於清虛。德致稱於千里，或避寵已辭烟。或遺榮而  
不仕，政直言已安身。駿絕才已喪已，驅信道之成終。表昧世之虧  
始，悟介焉之已鑒。則不俟於終日，既防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  
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驚。散葉菱柯，芳蔭飾萌。麥萋萋於旌上，柳  
依依於高城。柑雕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萍。沂泗遠兮清川急，秋  
冬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增瀾，謫愁衿兮鑑戩顏。愁盈根而藹  
際，戩發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荷慶雲之優屋，  
周雙七於此季。陶逸豫於京甸，遠險難於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  
修檣而流漣。願關鄴之遺清，遲華鑾之凱旋。穆攄風於六合，溥洪  
澤於八埏。頌賢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獲所，宜稅稷  
於萊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長守朴已終稔，亦拙者之  
政焉。

宋書謝靈運傳又略  
見藝文類聚五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鉞藻校刊

全宋文卷三十終

全宋文卷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謝靈運

山居賦

有序并自注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已理推言心也黃屋寶不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已作賦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已則文體宜兼已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逸已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豔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實其辭曰

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

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成其常合宮非縉雲  
之館衢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  
卻粒願追松已遠遊嘉陶朱之鼓棹通語種已免憂判身名之有  
辨權榮素其無兩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理已相  
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所已爲笑係權亦謂周喻公瑾與孤意合夫  
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可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  
雲放勛不曰天居爲所樂古合宮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陽乃是  
所居之文成張良卻粒樂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  
際亦語文種云云謂二賢既僅榮素故身名有刊也牽犬李斯若  
之歎聽鶴陸機顧成都罷大敗後云思間華亭鶴唳不可復得  
夫巢穴已風露貽患則大壯已棟宇祛弊宮室已瑤琬致美則白  
賁已上園殊世惟上缺於巖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市朝而寒暑  
均和雖是築構而仿朴兩逝易云上占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  
大壯琬堂自是素故曰白賁最是上文也此堂世異矣謂巖壑道  
深於上園而不爲巢穴斯免缺得暑寒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  
朝市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邛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  
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鉞峴之端金谷之麗后子致音徽之觀徒

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栢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  
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遯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  
於兼求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溝池自  
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曰為宅園茂林曰  
為陰謂二家山居不得同員之美楊雄蜀郡賦云網陵衍卓王孫  
採山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楊雄方言梁  
益之間裁木為器曰臥裂帛為衣曰觀金谷石季倫之別處在河  
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確其鎮下邳時過遊賦詩一代盛集謂  
三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栢盤之意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曰  
致蕭史叢臺趙之崇館張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  
之雲夢大中之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荆臺之上前  
之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華  
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司馬相如云秋田乎  
青丘傍徨乎海外渚渠史起為魏文侯所起溉水之所淇園衛之  
竹園在洪水之澳詩人所載椅林蜀之園林楊子雲蜀都賦亦云  
橘林左太湖謂戶有橘柚之園長洲吳之苑園左亦謂長洲之茂  
苑因江海洲渚曰為苑園缺六字故表此國之珍靜千  
乘諸嬉之所非幽人憩止之鄉且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  
山川亦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耳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微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  
自然之神麗盡高樓之意得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  
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建圖已輟於



是便求解駕東歸已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仰前哲

心故選神麗之所召申高棲之志經始山川實基於此

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已宴息保自事已乘閑愧班生之

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出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

遊棲清曠於山川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

此二足其所處班固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

研想退二人更召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與知遊

別故曰謝平生就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江面山背阜東阻西

山川故曰棲清曠

傾抱含吸吐款跨紆榮縣聯邪互側直齊平枝乘曰左江右湖其

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巖此憶江湖左右

與之同而山嶽形勢池城所無也往渚還江謂四面有水而山背

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裏也抱含吸吐謂中央復有川近

款跨紆榮謂邊背相連帶迂回處謂之邪互平正處謂之側直

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塚石源閑酬黃竹泐飛泉於百仞森

高薄於千麓焉長源於遠江派深絕於近瀆上田在下湖之水口

之下下處竝有名山川西谿南谷分流谷鄣水賦入田口西谿水

出始寧縣西谷鄣是近山之最髙峯者西谿便是之昔入西谿

之裏得石塚曰石為阻故謂為塚石湧在西谿之東從縣南入九

里兩面峻峭數十丈水自上飛下北至外谿封燈十數里皆飛流

迅激左右巖壁綠竹間列在石傍之東谿近南則會已雙流縈日

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踴崩飛於東嶺槃飭薄於西阡拂青林

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便合流注下三洲在水之口排沙積岸

成此洲漲表裏合是其貌狀也踴者謂岡丘岑在其山居之前界

有石跳出將洲江中行若莫不駭懷縈者是縣故治之所亦在江之

口口用策石竟諸竝近西則楊賓接峯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

臨江竹緣滄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已起

風陽中元資竝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石室

故曰照湖而映紅會山之西孤山之南王子所經始竝臨江近北

則二巫結湖兩習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脩隄之逶迤吐泉

流之浩溢山巖下而同澤瀨石上而開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

出江竝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處所猶在兩習皆

長溪外習出山之後四五里許事習亦隔一山出新塚橫山野舍

之北而常石野舍之西北至湖舊唐故日修隄長谿甚遠故日泉

流常石磯故曰下磯而同澤裏習沒石數里水從上過

周里山在休之南竝是北邊遠東則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

四明五輿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浚石橋之莓苔、越

稽谿之紆縈、天台桐栢七縣餘地、南帶海、二壘、四明五輿皆相連、

爲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闢、是五輿者也、五輿者、雲、清、道、人、蔡、氏、鄒、氏、謝、

氏、陳、氏、各有一輿、皆相倚角、是奇地也、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

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亦是雷雲之流、云此諸山、並見、遠、

圖、緯、神、仙、所、居、往、來、要、徑、石、橋、過、栢、谿、人、跡、之、難、不、復、過、此、也、遠、

南、則、松、箴、棲、雞、唐、巖、漫、石、嵒、嶮、對、嶺、嵒、孟、分、隔、入、極、浦、而、迴、回、迷、

不知其所適、上嶽寄而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棲雞在保口之上、別

四山之裏、松箴在棲雞之上、緣江、唐、巖、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

百丈、漫石在唐巖下、鄒、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嵒、嵒、與、分、

界、去、山、八、十、里、故、曰、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所、無、就、

下、地、形、高、乃、當、不、解、遠、望、嵒、山、甚、奇、謂、自、燦、尖、者、最、高、下、有、良、田、

王、敬、弘、經、始、精、舍、崇、濟、道、人、住、孟、山、名、曰、孟、球、茅、簪、之、嵒、田、清、溪、

秀、竹、迴、閣、巨、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淵、傍、依、茂、林、遂、不、知、所、通、

嶽、寄、深、沈、處、處、遠、西、則、使、四、十、三、字、皆、然、不、但、一、處、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崐崘緬嶺、島嶼綢沓、山縱橫、自布

護、水、迴、沈、而、縈、池、信、荒、極、之、綿、瑕、究、風、波、之、睽、合、上、虞、界、謂、之、三、

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為百谷王曰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為崑崙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常於一處迺沈相繁縷也大荒東徒觀其南術之生機極故為荒極風波不恆為際合也

### 成衍

岸側深相渚知淺洪濤滿則留石沒清濶減則沈沙

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峻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蕪始迅轉而

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南術是其

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開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使處故曰生機勇門沿南上便大開故曰成衍岸高則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曰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河靈河爾其舊居曩宅作居河所謂河靈懼於海若事見莊周秋水篇

### 今園粉

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街周乎前後直陌轟其東西豈

伊臨谿而湧泓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

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已對遠嶺闢東窗已矚近田

田連岡而盈峙嶺枕水而通阡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窗矚田兼見江山之美三間敞謂之駢梁

門前一棟枕巖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 阡陌縱橫塍埭交經導渠引

流脉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杭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

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藝遞孰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衛牧生

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計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衛

我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足但非田無已立耳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

水區溶潭瀾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結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秋

徂風生浪於蘭渚口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池取水月之歡娛

旦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覲雲客之暫如此

湖中之美但患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湖出源入湖故水草則日溶潭瀾湖長是已窈窕除菰曰作洲言所已紆餘也

萍藻蘊蒹萑蒲芹蓀薺菰蘋蘩藇荇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渠

之華蘼播絲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緝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

易闕必充給而後樂豈蕙草之空殘卷斂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

歎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華山離騷故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

蓮奈爭倡簾前篇唐上太蒲生詩皆然物攷本草所載山澤不一賦魚藻藻藻若亦有詩人之詠不復其攷

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竝稱而殊性三建

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荷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柏萬代而不

殞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蒂茂素蕤於紫枝既佳年而增

靈亦驅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境故曰別悉參核者雙核桃杏仁也六根者荷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根也五華者堇華芡華蓮華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

實槐實柏實兔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荊實蓼實也二冬者天門冬門冬三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蒲蘭草林蘭文子卷柏伏

苓竝皆仙物凡此眾藥事悉見於神農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

各彙既脩竦而便娟亦蕭森而蓊蔚露夕沾而悵陰風朝振而清

氣捎玄雲已拂杪臨碧潭而挺翠蔑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

企山陽之游踐遲鷺鷥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案初學記二十八

踐作饑鷺作鷺作慨伶倫之哀篠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作箭一者

一者箭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水竹依水生甚細密吳

中已為宅後石竹木科證大呂充屋據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筍



音居縱反鵲音上羊反鵲音比之反鵲音竹命反皆說文字林音  
詩云錦余有開按云錦鵲鵲音葉時魚鵲音感鵲音迅諸山  
石上恆鳥則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言爲鵲鳥則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時鵲山梁海鳥遶風朔禽避涼黃生歸北霜降客南接響雲漢侶  
宿江潭聆清哇已下聽載王子而上參薄回涉已弁翰映明望而  
自耽鵲音昆鵲音洪鵲音溫左傳云六鵲退飛字如此鵲音下  
謂爲鵲音相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四鳥並美采質鳧音符野鵲也常待晨而飛鵲音翟亦雁之美者此  
也論語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海鳥爰居城文仲不知其鳥已爲  
神也事見左傳朔禽雁也寒月轉往衛陽禮記霜始降雁來賓歲  
莫云雁北向政是陽初生時黃生歸北山上則鵲鵲鵲鵲鵲鵲  
霜降客南山雄映水自鵲其羽儀者  
猛山下則熊羆豺虎獬鹿麋麋擲飛枝於窮崖踔空絕於深硯蹲  
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後音袁彈音魂狸云力之反獾音火  
丸反并音五懸反獲音曼似獾而長  
狼之屬一日獵獾音安點反獵音弋生反置之黃黑者一日似  
豺音在皆反獾音元野羊大角麋音鬼玃反麋音京能蹕蹕虎長  
鳴聲可訛緡綸不投置羅不拔磻弋靡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  
仁傷遂欲之無崖願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已及物



諒不遠之在斯撫鰲鰌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

人種皆是魚鰌之具自少不殺至乎

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歡永燦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世云虎狼暴虐者政呂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復崖限自窮歸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此悟萬物生好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祇悔庶乘此得目入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鵠鳥舞而不下今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無害彼之心各悅豫於林池也

聚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貨

已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

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恆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

肩庶鐙王之贈庶想香積之惠餐事在微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

賈誼弔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處邑謂歌哭評訟有諸誼諱不及山野爲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

子云善貨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菴園制苑

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論語云溫

故知新理既不絕更宜復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湖水涉登嶺山

溫則可待爲己之用也

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

非窮非竺擇良選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遶迤面  
南嶺建經臺倚止阜築講堂俯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  
年之喬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  
於郊廓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目抱樸果甘露於道場云何經略躬自殷行  
安茅茨而已足已謝郊郭而殊城備然清虛寂寞實是得道之所  
也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  
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已其夢撫六度已取道乘恬知已寂  
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已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已千載  
猶恨相遇之不早謂雲降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解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糞埽必在體物  
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  
石門瀑布中路高棲之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沒存西方相遇  
之欣實已一日為賤物重己棄世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  
千載會既恨不早千載會既恨不早賤物重己棄世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  
上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已類形羨蟬蛻  
之匪日撫雲倪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階於

至道且緬絕於世纒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

此一章紋仙學若難未及

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喬師安期先生是馮明

生師二事出列仙傳洞冥經云今學仙者亦明師已自發悟故不

辭苦味類形也莊周云和目天倪倪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山作

嚴室披露其情性且獲生方之松菌殤彭逸然有間也

水役不引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

篁撻窮于谷楊勝所拮秋冬福獲野有蔓草獵涉蓂莢亦醞山清

介爾景福苦已水成甘已播熟慕堪高林剝芟嚴椒掘蒨陽崖撻

榘陰標晝見舉茅宵見索綯芟菰翦蒲已薦已焚既坻既坻品收

不一其夾或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撲栗備物為繁略載靡悉

此章謂是山作及水役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楊揚挑也

山間謂之木子蕭音覆字出字林詩人云六月食鬱及薺獵涉

出爾雅尤尤酒味苦齋齋酒味甘蒺至美兼已療病播和癰核尤

治痰令堪音甚味似菰菜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慕菠音及採已

為紙荷音仿採已為淡荷音形採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

引為飲採蜜撲栗各隨其月也

瞻雲方知厥所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峯崿阻絕南山則夾

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峯參差出其間連岫複

陸成其坂、眾流溉灌、已環近、諸堤擁抑、已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  
瀦、凌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而、枉渚員幾、呈美表趣、胡可勝單  
抗北頂、已葺館、殷南峯、已啟軒、羅留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窗前、因  
丹霞、已頽楫、附碧雲、已翠椽、視杳星之俯馳、顧  
之未牽、鷗鴻  
翫翫而莫及、何但鷺雀之翩翾、沆泉傍出、潺湲於東檐、桀壁對踈  
崆嶒、於西霞、修竹葳蕤、已翳薈、灌木森沈、已蒙茂、蘿蔓延、已攀援  
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岷岫、夏涼寒煥、隨  
時取適、階基回互、檣櫓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卽回眺、終歲  
罔歎、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遐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  
霓、南山是間、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亘田野、或  
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綠、影彌阜、橫波  
疏石側、道飛流、已爲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  
下東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郭青翠、相接雲烟、霄路殆無倪際、  
從逕人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門世南、池東南、南皆別載其  
事、綠路初入、行於竹、逕半路、岡、已竹渠、瀾既入、東南、竹山渠、展轉  
南、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四山爲郭、正北、狹處、踐湖爲池、南山  
相對、皆有崖巖、東北枕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嶼、映渚、西

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衡石階開窗對山仰眺曾峯俯鏡濬壑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迴望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窗戶綠崖下者密竹蒙逕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峯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湖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岫巖曲之好備盡之矣刊翦開築此焉居處細趣密翫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勞耳越山列其表側備編爲異觀也因召小湖鄰於其隈眾流所湊萬泉所回沈澁異形首趾終

肥別有山水路邇細歸

決澁肥皆皆是泉名事見於詩云此萬泉所湊各有形勢

求歸其路迺

界北山接道傾軋蹬閣連卷復有水逕繚繞回圓瀾瀾平湖泓泓

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異

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已積上峯倚渚召起阜石傾

瀾而稍巖木映波而結藪逕南濟已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

故悉晨暮託星宿已知左右

在反經過自非巖瀾便是山川湖石水逕洲島相對皆有趣也

州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匪阻而是岵川有清

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瀾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

映休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煦而陰則

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已隱嶙舉峰則羣竦已嶻嶭浮泉飛流

已寫空沈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土山

日理山有林曰岫此章謂山川限美亦不必春秋有往朝夕須資

有故總敘其最居山之役事亦皆有尋求也既耕已飯亦桑負衣菰菜當食採藥救願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

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已抑且列

於言誠特此推謂寒作編獵暑待締綰朝夕餐飲設此諸業已待

於焉講放生研書敷文皆其所好粹非有揚較而陳之云陽較古今其義一也左思曰為左右揚較而陳之北山二園

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淵森

疏崖巖杏壇榛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梁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

映落樵梅流芬於回巒樺柿破實於長浦莊周云漁父見孔子杏

園楊雄蜀都賦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戶有橘樹之園機李畦町所

所植甚多梨梨事出北河濟之間淮頌諸處故云殊所也畦町所

藝含葉藉芳蓼葳蕤薺葑菲蘇藍綠葵眷節已懷露白旌感時而

負霜寒忽慄倩已陵陰春藟吐苕已近陽苕菲見詩相舟中管子

開云寒慈挺國漢族自世不待外求者也弱質難恆顏齡易喪撫醫發生悲視顏自傷承

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輶採石

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曾嶺之細辛拔幽淵之溪蓀訪鍾乳

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此皆往年之藥即近山之安所出有采拾欲已消病也安居二時冬夏

三月遠僧有來近眾無關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散華霏裂流香飛

越折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

啟善趣於南俱歸清陽於北機非獨愜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

中今清寂羣紛今自絕周聽今匪多得理今俱悅寒風兮搔屨面

陽今常熱炎光兮隆熾封陰今霜雪暢曾臺兮陟雲根坐澗下今

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眾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

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折謂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

清彼之生南俱者都講非強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處兼

有林木可隨寒暑恆得清和且爲適也好生之篤已我而觀懼命之盡各景之懽分

一往之仁心拔薦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闌漾水

索宋書  
口作差

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視騰翰之頽頽，視鼓鯨之往還，馳騁者  
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云物皆好生，但已我而觀，便可知彼。  
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川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臣已忍，害為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啟滕剖袞，見柱下之經二觀。  
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糞於道術，詹夫六藝已宣聖教，  
九流已判賢徒，國史已載前紀，家傳已申世模，篇章已陳美刺，論  
難已敷有無，兵技醫日，龜策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筭數律厯之書，  
或平生之所流覽，竝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  
莊周云：輪扁語齊桓公，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精，柏滕者金滕之流也。柱下老子蒙上莊子二七，是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已往，皆是聖人之伊昔鄙陋，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已言教，獨往者所秉。志賦已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  
自求諸己，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謂少好文章，別緣既開，草應文沐，已盡暇日之適，便可得通神會性，已永終朝。若乃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



畏絕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咎、忌下衰之在旃、投  
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遁音於箕山、愚假  
駒弓表谷、消隱巖弓寒芳、缺十七字

葉庇蒙弓織畚、皓棲商而頤志、卿復茂而敷詞、缺五字

鄭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會、

高居唐而胥宇、臺

依崖而穴、堦咸自得、弓窮年、眇貞思於所遇、

老子云善攝生者莊子云謂之不善持生

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絕迹上皇下衰賓  
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之師也許由隱於箕  
山堯弓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于駒阜齊桓公逐鹿入山見之涓  
子隱於岩山好餌龍告伯陽琴心三篇庚桑偏得老子之道居  
巖之山楚狂接輿楚王問其賢便使者聘之於是遂游諸名山在  
蜀峨眉山徐無鬼嚴棲魏侯勞之問先生若山林矣乃肯見寡  
人無鬼問君細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芝栗老萊子耕於  
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象之事織畚為業四皓避秦亂入商  
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傾公卿大事

弟子別於山阿終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織弓自娛後復  
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為土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  
西唐山從暨其窈窕幽深寂漠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  
容自娛也

之靡端豈足迹之所踐繡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已  
停筆抑淺知而絕傷謂此既非人跡所求更待三明五通然後可  
踐履耳故停筆紀簡不復多云冀夫賞音悟

夫此旨也 宋書謝靈運傳載文類聚六十四

江妃賦

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媚矧今日之逢

逆邁前世之靈異小腰微骨朱衣皓齒鯨視騰采靡膚膩理姿非

定容服無常度兩宜歡翠俱適華素于時升初學記月隱山落日

映嶼收霞斂色迴飄拂洛每馳情於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珎

初學記已中贈競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眇遇眺霄際而告語懼

展愛之末期抑傾念而躑躅天台二娥宮亭雙媛青衿神接紫衣

彤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事雖假於雲

物心常得於無待況分岫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天地

之浮沈承嘉約于往昔盛更貳於在今儻借訪於交甫知斯言之

可謔蘭音未吐紅顏若暉留睇光溢動袂芳菲散雲轡之絡驛案  
靈輜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眇天  
末而永遠

藝文類聚七十九初學記  
十九御覽二百八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業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尚書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謝靈運 三

謝封康樂侯表

昔強氏暴虐、恃僭歷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河、傾覆南漢、凌籍紀郢、跨越淮泗、於時策畫惟疑、地險已謝、咸懼君臣同淚、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剋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輪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均曲成、乃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鉏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勳、澤洽往德、恩覃來胤、永維先蹤、遠感崩結、豈臣阉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侔、是呂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殞元、心識其

會酬恩答厚罔知所由

藝文類聚  
五十一

詣闕自理表

臣自抱疾歸山於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於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晚云比日異論噂沓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見凱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已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謫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劔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讐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忝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

省不疾而抱理莫申是日牽曳疾病束骸歸歎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宋書謝靈運傳

上書勸伐河北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盡況陵壘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景平執事並非其本且違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極忠烈因朔漠餘河三千翻爲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閭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爲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旣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

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  
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  
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  
新起之眾。則異於今。苟乖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  
必矣。又歷觀前代。類曰兼弱爲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曰天  
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  
人災。乃可曰謀。昔魏氏之疆。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盛。  
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羌平  
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  
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  
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  
相攻伐。兩取其困。下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饑渴。注心  
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兩弗乘。後則未兆。卽日府

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不必乘會、於我爲易、則在  
得時、器械旣充、眾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  
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  
引源、桑麻蔽野、疆富之實、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  
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  
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  
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  
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  
龜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  
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出鉅平奉策、苟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  
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  
共素風俱舉、協目宰輔賢明、諸王美合、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  
或遠命、亦同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



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觀岱宗之封雖  
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自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  
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味  
死已聞

宋書謝靈運傳

與廬陵王義真牋

會境既豐山水是已江左嘉遁竝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  
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道  
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栖  
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  
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

南史作介

有目相存真可謂千載

盛美也

宋書王弘之傳又南史二十四

與弟書

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

遂書突星漸於仄

答弟書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蠓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御覽九百四十二

答范光祿書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成飢渴。山澗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譚。歡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觀。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竝目遠呈。

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竊望不絕。卽時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目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爲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輒復承問。並廣弘明集十五

答王衛軍問辨宗論書

靈運白、一悟理質、已經識、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  
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微理析、莫不  
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已  
示懷耳、海嶠阻迴、披示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靈運再拜、廣弘明集

八十

荅綱琳二法師書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  
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和南、廣弘明集十八

晉書武帝紀論

世祖受命禪祥、屢臻奇慝、不作萬國欣戴、遠至近安、足目彰天啟  
其運、民樂其功矣、反古之道、當以美事爲先、今五等罔弭、勿由王  
制、反諸禮律、未能是正、而采擇嬖媛、不徇華門者、昔武王伐紂、歸  
傾宮之女、不可助紂爲虐、而世祖平皓、納吳妓五千、是同皓之弊、

婦人之卦六國亂政如追贈外曾祖母違古之道凡此非事竝見前書誠有玷於微猷史氏所不敢蔽也

御覽九十六

### 辨宗論

同游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日聊申繇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盤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目爲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遠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曰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

已下並廣弘明集十八

### 答法勛問

法勛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

夫明達者曰體理絕欲悠悠者曰迷惑嬰累絕欲本平見理嬰累  
繇於乖宗何曰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  
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  
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荅道與俗反理不相關  
故因權曰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爲非真非真不  
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之劫無空勤期  
果有如彼且

助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  
賢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  
何乖背之甚哉再荅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  
之華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  
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  
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

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曰  
儒道爲臺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眞實者乎

助三問重尋答曰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  
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  
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擇間漸悟之逕荅  
蹶旣已紛錯羣黎何由歸眞三荅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  
殊用緣辰暮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運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  
悟者所曰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曰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  
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曰三藏果荅蹶歷然何疑紛錯魚兔旣  
獲羣黎曰濟

一 荅僧維問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曰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  
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曰盡有者焉得不謂之

漸悟邪。初荅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昧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曰至、但階級敘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

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曰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再荅夫明非漸至、信由敘發、何曰言之出敘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侶無同、善侶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耳。

維三問荅云、由敘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敘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整令無邪。若許其整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三荅、整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曰假知之整、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整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至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己、故理爲情。

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曰諫曰爲悟豈容納時之惑邪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曰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曰至南故悟可得矣

答慧麟問

慧麟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初答與真知異驢再問曰何爲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恆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常在理故永爲真知

驢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曰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曰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恆觸者心日昏敎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



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豈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答驊維問

驊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不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恆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間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曰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維再問。論曰。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曰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曰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曰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

者於粗爲妙、然於妙猶粗矣。曰：妙求粗、則無往不盡；曰：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源、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邪？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爲極、但謂顏爲庶幾、則孔知幾矣。且許禹、曰：「昌言：孔非本談。」曰：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邪？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觀、而又昌言者、皆可曰爲聖邪？三答：夫昌言賢者、尙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邪？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曰：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曰昌言爲信？既曰：釋昌爲是、何曰孔昌爲非邪？

### 答法綱問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揮矣。詳復答勸維之問、

或謂因權言通爲學而非悟爾爲玄句徒設無關於胸情焉竊所未安何曰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豪鍾張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尙不可曰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曰相通者邪又云累旣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夫膏肓大道摧輦立路其尙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聞自昧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尙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躓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答曰來難云同有非甚礙尙不可曰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曰相通者邪此是拘於所習曰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

孤矢既工、復翫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目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慙書於羅趙、觸類之蹶、始克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目、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目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慧琳問

釋慧琳問云、三復精議、辨愷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已知其然耶、中人可已語上、久習可已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東於敘、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

長於新論乎。勛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已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已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已爲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邪。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維驤。假知中殊爲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已旋迷喪理。不。已鑽火致惑。苟南向。可。已造越。背北。可。已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已洗心。捐有。可。已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殷。若。已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躡於南北之譬邪。答曰。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邪。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與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辨者之圖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

則智卽經之辭則權傍權已爲檢故三乘咸躋筌旣意已歸宗故般若爲魚兔良民多愚也故敎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思空聖其理旣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旣得旣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邪

並廣弘明集十八

### 荅王衛軍問

論曰由敎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問曰由敎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闕信聖人若闕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荅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聞信但敎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闕心賜已之二回曰之士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恆其知、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尙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無人照之分邪、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曰何稱知、荅曰不知而稱知者、正曰假知得名耳、假者爲名、非暫知如何、不恆其用、豈常之謂、旣非常用、所曰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己則犯所知、若曰諫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論曰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邪、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惟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竝、爲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荅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

數就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已恆物爲護耳譬  
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  
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  
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  
聊借此語已沉入無果無阻隔

已上並廣弘明集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三十一終